

保障教师工资待遇 须有硬性机制

□ 闵萧

刚刚过去的9月10日是第36个教师节,如何为教师减负、加薪成为热议话题。而在浙江金华,据当地媒体近日公开披露,其教师收入已超公务员,有的地方教师年终奖超过9万元。据金华市教育局消息:“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这一规定,金华市已基本落实。

(9月14日《新京报》)

2018年,国务院发布相关意见,首次提出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此后又连续多次发文,要求3年内实现这一目标。但就现状看,各地的落实差异仍较大,最极端的如前几天被国务院通报批评的贵州省大方县拖欠、克扣教师工资现象。而金华在这方面的落实情况,则让人看到了“优生”的另一种表现,让人欣慰。

必须承认,不同地方的教师工资水平落差,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的

息息相关。但要注意的是,所谓“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是以当地为标准的,而非全国统一。也就是说,同等财力状况下,一个地方的教师工资和公务员工资分配,主要还是取决于地方在教育投入和教师工资保障上的意愿。

事实上,当前不少地方已不再只满足于“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这一底线要求。如果说此前深圳年薪30万元招聘教师,或是相对特别的案例,那么像金华、杭州等地,教师工资事实上已超公务员,甚至把“教师工资高于公务员”作为明确要求,这对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也有利于全社会形成重视教师权益保障的积极氛围。

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具备客观条件的地方,就该让教师有更体面的收入。而那些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则要无条件实现“底线”目标。

从另一角度来看,那些在保障教师工资待遇上做得好的地方,到底有哪些经验,克服了哪些困难,其实同样值得剖析和学习。如浙江永康市从2018年开始教师年终奖金参照公务员标准执行;浙江义乌每年拿出15%的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教育项目;杭州提出,建立健全教师绩效工资调整与公务员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联动机制,各级政府出台公务员奖金政策时,必须同时间、同幅度考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这些硬性机制,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已明确要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在今年底以前必须完成。这对那些仍未达标的地方来说,时间已经不多。尽快补齐欠账,并建立和完善教师待遇保障的长效机制,不妨向做得好的地方多多学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短期内无法改变,但对教师权益保障的重视态度却应该一致。

今年开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鼓励学生独立开启大学生活,特设了“新生独立报到奖”。凡是独自从家前往学校报到的学生均可获得一件定制文化衫和一份奖状。目前,共有1000多名学生申请了“新生独立报到奖”,约占比新生总人数的1/5。

(9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家长送孩子上学,背后的假设,是孩子尽管已经18岁成年了还尚不能独立。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和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的国度,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出远门、到过其他地方尤其是大城市的经验。

可能有人会说,有的学校为了减轻学生路上的不便,提供床褥、水桶、开水瓶,而且如今交通方便,高铁四通八达。可对于没出过远门的人来说,心理上的无形障碍大于有形障碍,是否需要陪同,不可一概而论。

而父母送孩子上学,也不一定全是因为孩子不独立。不少上一辈的人,因为时代原因,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如今考上大学,借送孩子上学的机会,到其他城市看看、逛逛校园,既是分享孩子的荣光和喜悦,也是对自己的一次犒赏。

说到“独立”“成人”,我们常常拿西方人来举例子。18岁,父母给你一把车钥匙,离家远行,经济上“断奶”,自己贷款、打工挣学费,就是独立了。但我觉得,在期望和鼓励孩子独立的问题上,中国的家长心同此理,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中国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爱”字不轻易说出口,爱的表达不易察觉却并不缺席,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一碗阳春面,是月台上笨拙的背影。送孩子上大学,也是表达爱、冀望子女独立的方式之一。

而所谓“成长”与“独立”的意思,也从来不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在强调独立、个性自由这些现代价值的同时,传统家庭价值里那些好的方面,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光是离开父母,精神上、金钱上还要靠父母输血,这是假独立,不是真成长。对父母的关心、未来的赡养,与独立、自强,应该是并行的人生线。

爸妈送学的孩子未必不独立

支晴

以法治思维管治教育收费

□ 杨博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教育收费政策体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提升教育收费治理能力,持续巩固教育乱收费治理成果,促进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

(9月9日《广州日报》)

一直以来,教育收费问题因牵涉公共利益而显得敏感复杂。教育乱收费作为一种公害,不仅侵蚀了教育的公益性基础,而且损害了学校的声誉,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此次五部门印发的《意见》回应了社会普遍关切的热难点问题。同时,《意见》申明了教育收费管理的原则,为厘清和破解问题锚定了方向。

为什么教育乱收费时有发生?一方面,通过改革创新,我国已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教育收费体系,但仍存在制度建设滞后于收费改革的现象。另一方面,教育投入相对不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供求关系不平衡。毋庸讳言,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教育乱收费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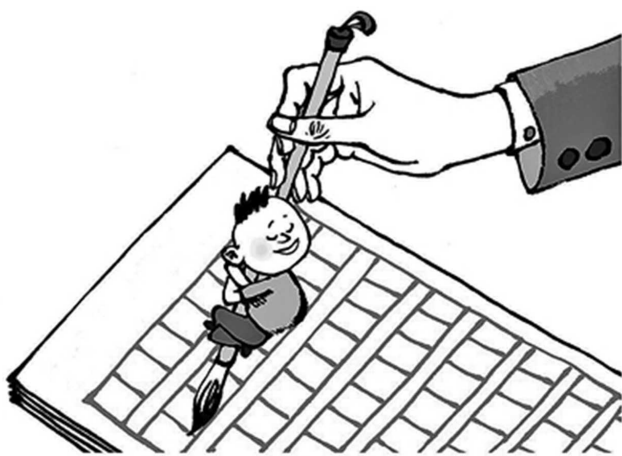
那么,如何治理?在依靠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问题的同时,要坚持用法治思维来为教育的改革创新保驾护航。也就是说,要坚持依法治教,使教育收费改革合乎发展规律、合乎公众的需要。尤其是一段时期以来,教育收费监管力度薄弱一直备受诟病。解剖问题的根本,其核心还在于教育收费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首先,严格执法。譬如,各地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保留的收费项目,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教育收费标准,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不留死角地全面予以清理和规范。

其次,严格监管。把任意性、随意性收费从制度空间中挤压出去,健全法律监督机制,方能保障教育收费的公平公正。譬如,各地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未经公示不得收费。

最后,严厉惩戒。譬如,对造成恶劣影响的民办学校违规乱收费,依法依规扣减招生计划、财政扶持资金等,直至撤销、吊销办学许可证。杜绝“隔靴搔痒”式的处理,让违规者没有生存空间。

规范竞赛活动 净化教育生态



山西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的通知》,提出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前儿童的竞赛活动,坚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为。有论者指出,规范中小学生竞赛活动,坚决防止家长或其他人代劳正当其时,将有利于净化教育生态,呵护教育公平。

王铎 绘

“珠算进课堂”要深入研究论证

□ 冯海宁

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200号(教育类016号)提案答复的函》称,“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珠算学习要求,从‘看到算盘’‘知道算盘’到会简单的珠算口诀,拨珠运算,我们将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认真研究。”

(9月11日《北京青年报》)

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黄燕萍提出《关于推动将珠算文化进入小学教学课堂》的建议。她去年提交的《建议将珠算重新纳入小学教学课程》据说被教育部采纳。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建议,重新审视珠心算,尽快纳入国民基础教育课程之中,以提升国民素质和计算能力。

黄燕萍委员建议将珠算作为一种

文化进入小学课堂。珠算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方法,的确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2013年,中国珠算被联合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刘尚希委员的理由是,珠心算教育作为另一种知识体系,有助于提升儿童的注意力、想象力尤其是空间思维能力。为此,刘尚希委员推动成立了珠心算研究院。

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考虑,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让珠算进入小学校园,但对进入的方式、占用的时间等应进行科学研究,以减少占用正常课时,避免增加学生负担。最好的方式是,从增加珠算的趣味性、弘扬珠算的历史价值入手,让真正感兴趣的孩子学习,不宜简单搬用过去学校教授珠算的方法,因为后者比较枯燥。

珠心算该不该进入小学教育,同

样也需要科学论证,因为在科学界尚存争论。比如,中科院脑科学博士陆宇斐多次撰文反对珠心算,认为孩子过早学习珠心算有害无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珠算和珠心算略有不同,“珠算”是工具和算法,容易理解;珠心算属于珠算式心算,用大脑完成珠算运算。

笔者认为,无论是珠算还是珠心算,要不要进入小学课堂,都需要深入研究论证。虽然对珠算、珠心算要不要进入小学课堂仍存在争议,但应相信建议者提出建议的初衷是好的,反对的意见也应以重视。小学教育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样的教育应该纳入,什么样的教育不该纳入,关系重大,都应该非常谨慎。无论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要用充分的科学依据来说服大家。